復健的故事

余樂中

午夜夢迴，仰見夜空迷漫漆黑，心懷淒涼無助的落寞感，忽見閃光劃破天際，一顆流星，打破了沈悶的靜夜，也劃破心底的迷惘，是的，我向它許了個願，使我站起來，而我也把握到這個願望的憑藉……復健在我生命中，或許類似一顆流星，轉瞬即逝，但我却抓到這機會，而它的確做到我的夢想……

王力文，面貌清秀，一頭捲髮，十九歲的夜校生，一個青春活力的身體，配上一個不願讀書的腦袋。他生活在一個剛好夠他生活，不夠讓他作濶少的家庭。金土伯，他的父親，四十好幾了，以計程車爲謀生的工具，他總是想：「人生就不過如此，拼命幹什麼，有錢有閒先享受，管他將來怎麼樣？」雖然如此，他兒子睡懶覺的特權，他還是享受不到：天剛微亮，好不容易殺完最後一本小說—二十集—「俠客拄著破刀，流著血，背著一地屍首，緩緩的走向落日餘暉」一力文罵了一句：「騙我騙到最後，可惡！這種小說自己寫就好了，何必租？」就往床上一縮，把百年未折的棉被往頭上一拉，心想瞌睡蟲養夠了，應該有個好覺吧！只聽一句句叫罵，早上的早課—爸爸和尚唱，

媽媽尼姑敲鐘似的，有韻又好笑的：

「昨天一天，背！車一開就載上霸王，坐車外帶吐檳榔汁，好在沒帶多少錢，否則揩光了怎麼辦？停車休息一下，又被警察纏上，好話說光了，還是吃了張條子。」

「還說哩，每天出門都得我先掏出錢，回家難得還本，想賺，那得多求老天爺保佑！一家之主咧，有個傷腦筋的兒子已夠我大頭了，你又那麼不爭氣，養不起家，還要我養你；每次出門，一沒心情，看路邊賭棋，就湊頭猛看，手癢下注就會輸、輸、輸，那我忍下來；好幾次車亂停，結果車被拖走了還不知道，再花錢領回來，車內一團亂，回來想騙我遭霸王車……算了，算了，嫁你也認命，趕快早餐吃吃出門啦！反正家裏連開水都喝不成，你也不會在乎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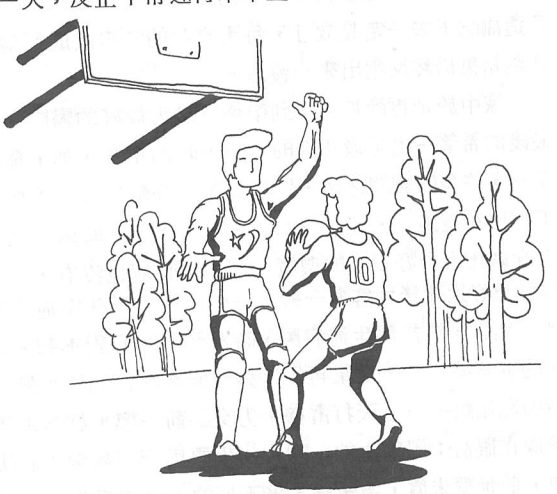
「女人就是女人，半句話都不能說，一下子就一堆囉嗦，不和你一般見識，少吵啦……」

當聲音與吃飯碗筷聲混成一團，可眞像大廟的早課，一聲放碗筷，就像結束的木魚聲，化緣的走了，看守的繼續努力家中的事。力文終於可以好好休息，翻個身，像隻烏龜縮入殼，天垮了壓不到我。漸漸的，力文耳邊嘀答聲小了，房內代之呼呼聲，呼呼，呼呼……

「劍王捧著絕代天驕，坐在床邊，慢慢的解開了衣帶，兩個人臉越來越近，身體越來越斜，就快了……」好夢正甜的力文，猛不防「砰」一聲，烏龜殼被翻開了，窗外的電桿，一群麻雀嘲笑自己的樣子，一股無名火，燒上心頭，「算了，睡不著，在家裏也是無聊，老母的臉，少看爲妙，不如溜到學校打球還爽一點。」，打球是力文的第二生命，有時連第一生命都贏不了它；球衣一套，後門一衝，閃過老母，就是逃不了老母那句嘮叨：「死猴崽子，不吃早餐也不早說，一鍋稀飯，你爸還沒吃完一碗，你想留著做燦糊啊？這麼多好菜，我弄了好久，你却一眼也不望，唉，可憐的我……」力文想回兩句，想想還是先溜爲妙，跨上鐵馬，到學校了。

到了學校，連喘氣的時候都不浪費，三步兩步，力文再衝進訓練室，做重量訓練了。力文一邊做一邊想：「前幾天鬥牛，最後15秒就是差在跌倒丟球，輸了一分，實在很不甘心，現在好好練，下次絕對不會那麼衰，搞不好打他們個落花流水。我力文豈是懦夫之輩，你們等著看吧！」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同伴間彼此之間的呼聲，此起彼落，每個人無不加足精神血汗，好像仇人就在面前逗著他們「來啊！來啊！輸了還說大話！」，他們就想把他們磨成肉醬似的推著滾輪。力文的衝勁最大，雖然數月前閃到腰，如今還隱隱作痛，可是青春的火焰，燒滾了好強的茶壺，心中直叫「殺！殺！殺！」校隊資格得來不易，怎可輕易拱手？當然拼到底。教練的哨聲響了，集合，作完了軟體操，上籃，跑步，小組戰術討論，示範，教完了，就開始訓練。力文順手拾個球，轉了兩轉，跳起轉身，借前面同隊單擋，假傳眞投，進了。「鬥牛？三個長人都不一定打的過我，隨便嚇咱就倒下去了，這次碰到我，我會把以前吃的小動作還你們，以怨報怨，小人就做到底！」力文越想越興奮，打的更是吃奶力都發揮，隊友都驚爲超人。得意之餘的他，練完了，吃碗冰，又再回球場，打個球場天翻地覆，家也不想回了。晚上上課反正是睡覺課，早上的瞌睡蟲現在養得更飽了，放出來就收不回去，直到九點半，下課的鐘聲響了。力文睜著腥眩的睡眼，東倒西晃的搖回家了。到家裏的連聲招呼也沒打，也不管老母口邊的罵句是什麼，「咚」一聲，另一天又開始了！從「呼」聲。

第二天早晨，力文又被往常的方式吵醒了。「該是起床的時候。」。但，背部本來僅隱隱作痛，現在却如針刺火燒。他回想，是不是昨天的關係？師傅對他說過，這只是閃到罷了，沒關係吧？起床吧？哇，手腳居然使喚不動！糟了，這會可嚴重了，這是什麼怪病？心裏發毛的力文又想起三天前同學開他玩笑，說一跌倒，凡事都走衰運，眞的嗎？抽痛越來越厲害，而且影響到手腳，當年神氣活現的他，虎落平陽似的有氣無力，叫著老母過來幫忙。「靠人的時候，才想到母親，平常就愛理不理，好神氣，今天不理你，看你怎麼辦？」看到力文軟癱在床上叫苦，這次金土嬸也慌了。拿起力文的手，用力捏，居然沒有感覺手舉起，一放就掉下去，手腳就如同不是自己的一般。從來都未曾見過，更不會想到，此時金土嬸慌亂的在房內亂轉，拍著手說：「命苦的我，福氣沒得享受，有一對父子在氣我，現在小的又成這樣，老天爺存心要折磨倒我嗎？」說著說著就哭起來了，在旁看的力文，心中却還是想著學校的球友，盤算今後的日子怎麼過，「動不了，算了，休息一天，反正平常還得乖乖上學，或許奇蹟會出現，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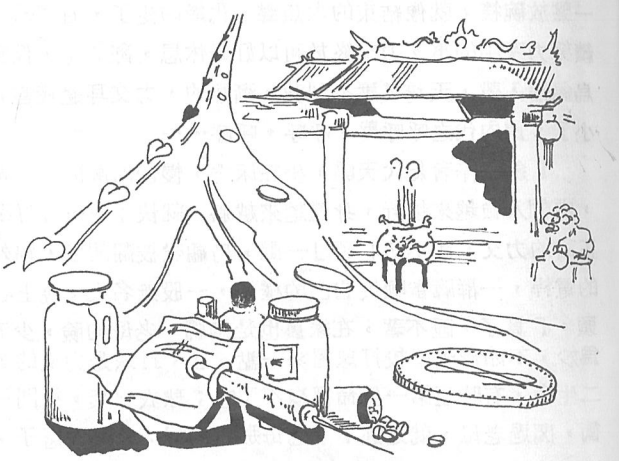
下子就好了。」想著想著，力文也就不緊張，又倒回床上睡了，留下金土嬸的焦慮在屋內流散著。

請了三天假的力文，隨著老母，坐著金土伯的計程車，開始找醫生治療。相信中醫的他們，却碰上前所未有的失望，十多家醫生，一半看到這種情況，說沒辦法，怪病，治不好，另請高明；另一半則說，我看這種病，嚴重雖嚴重，但是遇上我神醫，是你們的幸運，來，試試特效藥，吃個三五天就好了。天神無主的一家人，在信心全無的情況下只得接受一付二三十元的藥方。回家燉好了，一聞氣味，毛病多的力文當然叫出「好難吃，不想吃，眞討厭，不要逼我，你們又沒病，當然沒關係，看我受苦，你們才高興。」金土嬸「啪」一聲，打在力文臉上，哭著說「我何必害你？你害苦我們家人，我都不說一句，你兇什麼？你看，這三天帶著你滿街跑，我比你還累，只希望你能恢復正常；唉！爲什麼，爲什麼，我的命這麼苦，好嘛，氣死我好了，累死我好了，這樣你們父子可得意吧？」一激動之下就昏倒了。這會在旁的金土伯又緊張了，拍醒了太太，開始罵兒子：「不長進的東西，是你欠我們的，還是我欠你的？對你客氣，就開始囂張起來？你看一副不長進的樣子，眞想把你這廢物丟出去，養你却自找麻煩……」心裏却想：「平常好好的，今天家中出了問題，却吵成一團，一定是我平時沒有好好照顧家人，遭天公報應了……」，於是這個家漸漸的平靜下來。

二星期過去了，力文還是老樣子，沒有什麼變化，除了正常的吃藥，有時還得吃金土嬸從各廟中請來的香符。「靈啊！有求必應，百病根治的妙藥。」每當她問人家那裏的廟最靈，好心的鄰居指點她一家又一家，當然，全省聞名的大廟更是少不了她的足跡。但，虔誠的心意，還是不能融化力文的手脚；努力的報償，仍然是一片空白。每天的吃藥，已使力文學得一招，吃梅子後再吃藥，讓梅子上的糖份和酸味掩蓋苦藥味，也暫時壓抑了絕望的心情。「這副吃下去一定見效」，每天自我的安慰已成反射式，當然結果仍然反射出來一沒效。

家中於是再商量，送到榮總—最大最好的醫院，也是最後的希望—也是最花錢的。一小時的車程，加上繁瑣的手續，許多的詢問之後，開始痛苦的脊髓檢查—他們認爲毛病出在這裏—，住了三四天，等結果，此時的力文，雖然身處比家中好很多的環境，却一點心情也沒有，他只想做這裏好比死後大審判一般，一張生死書就決定他上天堂或下地獄。終於醫生進病房，時刻到了。「對不起，貴公子的病無藥可治，如果再住這裏僅能增加你們的負擔，故請即刻出院……」天打雷劈，力文眼前一黑，好像地獄的景像在眼前：黑暗中的一團火，牛頭馬面招喚著：「快，快，前世孽未償，遭報應，逃不掉的，快來受刑……」「不，不，我沒有錯，沒有錯……」，驚醒的力文，望著驚訝的醫生及母親，想著：「是嗎？我眞的做了什麼？這是什麼報應呢？」

回到家中，那更是愁雲慘霧。家中經濟，經此打擊，似乎已經一蹶不振，同時醫藥費仍然不斷，此時學校知道情況，派隊友探望，也發起募捐，不過那都是杯水車薪，辦了休學的他，算是和學校脫離了，隊友在一段時間後也沒空找他了。孤獨的他，只好和金土嬸相依爲命，金土嬸此時負擔之沈重，非常人所能擔負：一早準備家人早餐，還得一口一口餵力文；衣服洗完了，又得出門找醫師，然後回家，準備中餐，下午則讓金土伯載他們去求診，晚上三、四點，金土嬸得按時叫力文起床吃藥。此外，定時的翻身，排泄，洗澡，餵食，剩下一點點空閒時間還要去作家庭副業，貼補家用，她恨不得有三頭六臂，二十五小時可用。面對辛勞而沒有怨言的母親，力文有時偷偷抹去眼角的眼淚。「我以前太不懂事了，爲什麼不好好讀書，還



想和父母頂嘴。唉，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。」

日子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，一個月的時間，沒事的時候，坐著看電視，躺著看天花板，這樣的人生實在很無聊—特別是加上病痛未除，那更是火上加油，看著辛勤的老母日復一日做著同樣辛苦而單調的工作，刻劃在她臉上的皺紋，也如刀割烙印般的在力文心頭上。一天，老母興冲冲的說：「市區有個中醫師，據說好多大醫院退出的病人，送到他那裏，後來都會走了，實在很厲害，所以我便去預約了，下午去那邊試試。」下午去看過以後，醫師說：「治的好是治得好，但是將來可能不能動了，自己想辦法去做復健才行。」開了藥方以後，興奮的一家人立刻試試，或許是心理作用的影響吧，馬上就覺得病好了一半。事實也的確如此，醫生在他們特別請求下，一天兩次往他家跑，藥粉也吃的很勤，慢慢的，本來完全麻痺的神經好像活過來一樣，觸壓痛癢都有了，這時力文的心裏，終於像

又見陽光一般，他想：「一個月就恢復感覺，再多一個月神經長好了，我又可以回到球場了。」

好快的一個月又過了，這回却和預期的有點距離；還是只能坐在輪椅上，不平衡的念頭，又逐漸吞噬了信心，再次告訴他：「那醫生也不過算個中等，病只能好了一半，我不過仍是個廢人，活著又有什麼意思呢？」說著說著，激動起來，靠著身體一點點的力量，頭撞了牆壁，「咚」一聲人倒下去。或許他的命不該絕，金土嬸走進房間，看到這般情景，趕快抱起他，送到醫院，還好，小傷，一點點腦震盪，休養幾天就好。自此時開始，金土嬸就更仔細的觀察他，免得事情弄壞了，更不好。

有一天，金土嬸的妹妹來探望力文，然後和金土嬸說：「我的老板娘，他父親中風二年了，一直沒有起色，後來經人介紹，到醫院找復健師作治療，慢慢的做，從不會動，逐漸可以自己走，所以妳不必太灰心，還是可以救回來的。」金土嬸一聽，喜出望外，便託其妹去找她的老板娘。老板娘因父親中風需照顧，沒有時間再繼續做裁縫的生意，乾脆改行做看護，同時照護家人，也能和醫院合作，多學習一些技術。見到老板娘後，老板娘答應幫忙找一位治療師替力文治療。知道這個消息之後，力文的反應，出乎意外的冷淡：「還不是和那個中醫師差不多，說包好的，却一直辦不到，看起來，只是一種安慰的假像罷了，反正，好活賴活都一樣，何必太計較？」於是力文也答應去治療了。

這天，風和氣爽，他們又到了中山醫院，新蓋的大樓



，擁擠的人群，力文的錯覺又出現了—陰曹地府又到了—，這時，他嚇得直冒冷汗，大聲叫道：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就是不想到這裏，你們大家都騙我，我雖然那麼可憐，但至少不是傻子，你們又想害我……」，金土嬸只得好心的安撫他，說道：「傻孩子，要害你早就害你，何必留到現在呢？」，終於，來到復健科門診，進去了。

這時，治療師正在看榮總轉來的病歷，上面寫著：「脊髓發炎，造成頸椎以下神經麻痺……」，很顯然的，病人要能完全康復的機會的確很小，但是復健的責任就是救回救不好的病人，所以治療師便定下了計劃，嘗試在三個月內治療到可步行的程度。

於是，漫長的抗戰又開始了，首先，由醫師將麻痺已久的肌肉緊張，用藥物降低，再來即是將久而不用，略有交叉的雙腿，嚐試站起來。長時間坐在輪椅上的力文，只要雙腿一被摸到，反射動作似的便叉起來，站，對現在的他來說太困難了，同時雙手也軟而無力，情形只比下肢好些，於是治療師必須讓他慢慢的將筋拉開，這也是十分難做的，正常人常常怕痛而做不出；他現在更缺乏力氣。忍著淚水和汗珠，當治療師交代回去要好好努力時，他在看護的指導下，常常做的超出進度。所以再次檢查時，治療師誇讚他的進步最快。在治療室看到其他病人的情形，力文反而覺得相當幸運，因爲一些中風、車禍的病人，連擁有個清醒頭腦的權力都沒有，治好也是很久以後的事。比較起來，他還能開口說話，算是有天壤之別了。

治療了一個月，治療師看情況成熟了，在檢查情形允許下，嚐試叫他站起來。累積了太多的失望，恐懼心情仍未消失。掙扎、掙扎，「好吧，試試吧。」表面平靜的他，心中激動的盡了全力，咬緊牙關，腿上用盡了全部的肌肉，漸漸的，他身高上昇了，最後，他在衆人加油，滿頭汗水及淚痕的臉上，再拾回了信心—他站直了。治療師再鼓勵他跨出第一步，他也作到了，雖然身體不平衡感，使他立刻坐下，但這一天已是他悲傷和黑暗的結束。「前面的路雖還長，但總能走完，只要每天按步走……」或許球場已經難回，却有顆改過遷善的心回到家裏：「多讀點書，少惹家人生氣，學習做點事，回報給我一切的父母。」他這次眞的許了願，希望有下顆像復健的流星可以實現。

× × ×

盡力將一篇離散的訪問稿編成故事，算是一個脫離報導式的新開始。有點亂寫，因爲沒有寫作技巧的我，爲了吸引讀者所用的拙技。病人的要求，文章用假名；病人的結局，我並不清楚；但是有一點是明白的：疾病的復健，正如災後的重建，唯有病人的耐心、信心、勤勞、和治療師合作，才能有完全康復的希望。再次感謝提供資料的家屬及楊琇惠老師的協助，謝謝她們！